

古埃及文明解密

蒲慕州

金字塔、象形文、木乃伊

引言

人對於時間是有感覺的，古老的事物常常對人們有一種吸引力。爲什麼？這也許是個不容易回答的問題。只是因爲東西的古老，其本身就會具有價值嗎？大概不是。大部分的岩石都存在上億年的歷史，我們不會因而覺得它有價值。但岩石中的動植物化石，就常常是人們收集的對象。因而東西的價值是人們賦予的。一件東西的價值是要觀看的人所承認並且珍惜，才可能成立。這也就是說，當人們在談論一件物品的價值和意義的時候，他們其實是在說自己的價值觀。人們到博物館參觀，這種感覺應該很明顯。有些展品，人們看了後「自然」會有驚艷的感

覺，因而讚嘆不已。精雕玉琢，鬼斧神工，匠心獨運，等等，是常有的形容。有另一些展品，人們得看展品說明，才多少能把握爲什麼它們會在展櫃中占有一席之地。這是因爲，那些自然會讓人讚嘆的展品所具有的品質，其實是觀者心中已經存有且認同的品質。至於那些必須靠展品說明才能讓人明白其價值的展品，是因爲觀者自身不具備那些知識和價值觀。博物館因而是一個教育機構，因爲它讓原本不具某種知識和價值觀的人們在參觀之後得到或發展出一些新的價值觀。但另一方面，博物館也是一個宣傳機構，因爲它藉著展品及說明來宣揚並肯定某些特定的價值觀。這概念雖不是

什麼新鮮事，但一般觀者很少有機會做這樣的反省，並且問自己：我接受某個展覽所呈現的價值和意義嗎？爲什麼？至於提供展覽的博物館，用一種清楚的，有技巧的，有效的方式來呈現其展品的價值和意義，是重要的任務。做爲一個向社會大眾提供專業知識者，筆者此翻話語，目的就在提醒讀者，現在已經到了我們大家一起反省歷史和文物的意義的時候，因爲其實不只是博物館中的展品，我們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的事物，多少都是某種價值觀或意識形態影響之下的產物。我們無法就每一事物一一細究，但至少應該對某些有重要性的事物有些反省。以下，筆者僅就故宮博物院展出

大英博物館藏古埃及文物的部分來討論。

信仰永恆

展品中有大部分是與埃及宗教中死後信仰相關者，包括內臟罐，聖甲蟲，心甲蟲，人形棺，木乃伊，人像繪板，死者之書，墓碑等等。另外，有神明雕像，國王雕像，以及一些飾物。可以算是一般的宗教物品和工藝品。先說與死後信仰相關的展品。

古埃及人對於死亡顯然看得很重。這不只是碰巧現代留下的文物和遺跡多，而是和其他地區的文明比較之後的結果。埃及的鄰居兩河流域就沒有留下什麼太多和墓葬相關的文物。爲什麼？這要由埃及宗教說起。先且不談埃及宗教是如何發展出來的，我們所知道的歷史時代的埃及，約西元前三千一百年開始，至希臘羅馬統治時代的末期，當埃及文字及宗教終於消失，大約是西元四世紀中，三千五百年的時間，約相當於中國商代到現



卡諾皮克罐 約西元前1000年 高度分別為42.5、36.5、38、37cm 大英博物館藏

在，歷經了數十個王朝，可說都在一治一亂的王朝興替循環中打轉。在這長期的歷史過程中，發生了無數的事件，有無數的生老病死，而這些生老病死都似乎在同一個宗教信仰的框架之中發生——或者說，由現在的觀點看起來似乎是同一個宗教信仰。長久以來，「永恆的埃及」是個相當吸引人的說法。許多博物館展覽都以之為名，吸引了大批的觀眾。顯然，人們對永恆的概念是相當嚮往的。但埃及到底有什麼是永恆的？金字塔？就一般人的生命而言，金字塔可堪稱為是永恆的存在了。但如果看以往人們在用永恆的概念來描述埃及時，主要是有兩層涵意，一是說古埃及文明就現代的時間點來看似乎是「永恆不變」的，也就是說，古埃及文明在長時間的發展中，沒有發展。它的文明，自從古王國金字塔時代之後，就已發展到高峰，從此沒有變化。另一層涵意是說，古埃及文明的價值，對於現代人來說，是永恆不變的，

它代表一種有高度成就的文明，是值得現代人仰慕的。這第一點，顯然是現代人一廂情願的浪漫想法。當我們對古埃及的歷史知識不斷增加，我們就愈發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群的歷史是會靜止不動的。我們以為的沒有變化，是因為我們沒有看到變化，而不是真的沒有變化。第二點，古埃及文明是否有永恆不變的價值？答案就在歷史中——沒有。有些古希臘人認為埃及是個有高度文明的古老國度，但他們其實沒有真正瞭解埃及的興趣。從歐洲中古的早期到晚期，基督教的神學是歐洲人思想的主導力量。在基督教傳統中，對埃及的看法是負面的，因為《舊約聖經》中所記載的埃及是一個罪惡之地，而以以色列人在埃及備受虐待。西元二世紀以後在埃及活動的基督徒破壞古埃及神廟及雕像，因為那是異教，是偶像崇拜。十四世紀之後，由於文藝復興所提倡的回到希羅文明的努力，使得希羅古典作品中如柏拉圖、希羅多德等

人作品中和埃及相關的記載再度受到重視，歐洲人開始發展出對埃及的興趣。啟蒙時代以後，對於基督教會的反動，再度讓歐洲人在東方找尋新的價值觀，埃及終於在十九世紀之後成爲一個新的價值寄託，是歐洲人尋其文化根源的基地。顯然，不同時代的人，帶著各自的需要，賦予古代一種他們希望有的價值。

太陽神雷的國度

不過，如果由埃及人自己的角度來看，還有另一種「永恆」，就是死後世界的永恆。埃及人以爲，人死之後，會去到一個永生的世界，在早期，古王國時代，這世界在天上，是太陽神雷的國度。後來，從中王國以後，這世界在西方，主宰這西方世界的，是奧塞里斯。但人並不是自動可以去死後世界的，而必須得合於條件。第一個條件是人在世的時候不能犯過。埃及人相信，人死之後，必須先經過四十二名神祇的詢問，否認自己曾經犯

過任何罪行，之後就要在奧塞利斯面前接受審判，將他的心放在天秤上和真理（瑪特）相較，如果能夠平衡，就表示沒有說謊，可以進入西方極樂世界，做奧塞利斯的子民。如果不能平衡，表示他說謊，於是等在一旁的怪獸就會把他的心吃掉。沒有了心，人就永遠無法復生了。

所以，這永恆的概念也經歷過一些變化。不論如何，爲了要去到這永恆的國度，埃及人認爲必須有一個可以供靈魂附著的軀體，木乃伊大約就是在這種需求之下而出現的。目前我們仍然無法確定埃及人什麼時候開始製作木乃伊，但一般以爲應該是古王國時代。而在人們有意去製作木乃伊之前，由於埃及沙漠氣候的乾燥，埃及人早就應該發現有些死者的身體在自然乾燥之後，可以保存得相當完整。這也許是他們後來製作木乃伊的靈感來源之一。不論如何，在歷史過程中，埃及人逐漸的發展出一套製作木乃伊的方法，先是將內臟取出，再用天然碳酸鈉替屍身脫水，內臟也分別放在四個罐子中保存起來。

木乃伊

製作木乃伊的習俗自古王國時代一直延續到羅馬時代。當希羅多德到埃及時，也聽說了製造木乃伊的方法，他的記載仍是我們所知最詳細的古代材料：

有一些人是專門作這件事情的，他們有這一行的專門的手藝。當一個屍體送到他們那裏去的時候，這些人就塗畫得逼真的木製屍體模型拿



成年女性木乃伊（附帶著聖甲蟲護身符、網珠狀飾物及腳踝遮蓋布） 約西元前1000年 長156cm 大英博物館藏

給送屍體的人們看。他們說，有一種最高明的製作木乃伊的手藝，掌握它的人的名字在談到這類問題時，我是因禁忌而不能講出來的。他們提到的第二個辦法不如第一個完美，價錢也比較便宜，第三個辦法則最便宜。他給人看過這些之後，就問屍主他們希望用什麼辦法處理屍體。屍主和他把錢談妥之後就走開，而留在那裏的工人們便動手把屍體製成木

乃伊。如果他們使用最完美的辦法來加工的話，他們首先從鼻孔中用鐵鉤掏出一部分的腦子並且把一些藥料注到腦子裏去清洗其他部分。然後，他們用衣索匹亞石製成的銳利的刀，在側腹上切一個口子，把內臟完全取出來，把腹部弄乾淨，用椰子酒和搗碎的香料加以沖刷，然後再用搗碎的純粹沒藥、桂皮以及乳香以外的其他香料填到裏面去，再照原來

的樣子縫好。這一步作完了之後，這個屍體便在硝石當中放置七十日。超過了這個時間是不許可的。到了七十天過去的時候，他們便洗這個屍體，並把屍體從頭到腳用細麻布的繃帶包裹起來，外面再塗上通常在埃及代替普通膠水使用的樹膠，這之後屍體便這個樣子送回給他的親屬，親屬得到這個屍體，便把它放到特製的人形木盒子裏去。他們把木盒子關



「不幸的木乃伊」蓋板 約西元前945年 高162cm 大英博物館藏

上，便把它保管在墓室裏，靠牆直放著。（希臘多德《歷史》，王以鑄譯，頁一四一—一四三。台北：商務，一九九七）

埃及人不但將死者做成木乃伊，也將貓、狗、老鷹、鱷魚、鸞鷲等動物做成木乃伊，作為對以這些動物為形象的神明的崇敬方式。木乃伊雖是埃及人信仰的具體表現，也在無意中保存了不少社會史和醫學史的資料，因為經由科學的研究，我們可以對當時人的年齡，疾病，健康等等問題有比較清楚的瞭解。

心甲蟲

有關木乃伊的製作，值得注意的是，一般埃及人會將心臟仍然留在體內，因為埃及人認為心為人的知覺器官，必須保存在體內，以備死者進入西方極樂世界之用。但埃及人似乎不太信任自己的心，因為在接受審判的時候，他的心有可能在奧塞利斯面前說了真話，承認自己曾經犯過罪行，那麼死者恐怕就不得去到那永生的國度了。為了解決這問題，



木乃伊肖像畫 羅馬時期 高41.6 寬21.5cm 大英博物館藏

埃及人在包裹木乃伊時，會在木乃伊身上放一個所謂的「心甲蟲」(heart scarab)。這是一個心形狀的符物，有時在上面刻有甲蟲，亦有時即為甲蟲形，在其背後通常有一段咒文：「啊我的心，我的母親，：請不要在法庭上起來作證指控我。」顯然，這心甲蟲的作用是為了保護死者，確保死者的心不會在奧塞利斯面前說不利死者的話。這樣的物件，和著名的《死者之書》第一百二十五章，也就是死者在奧塞利斯面前否認自己生前曾經犯過任何過錯的一段呪文，給了我

們瞭解古埃及人倫理觀的一些重要線索。這呪文的部分如下：

我沒有對人行惡，
我沒有虐待牲畜。
我沒有在神聖之處犯過。
我沒有知道那不該知道的事。
我沒有見到罪惡。
我的名字沒有為神明所知。
我沒有對神不敬。
我沒有對窮人行兇。
我沒有行神所惡之事。
我沒有誹謗奴隸。
我沒有使人生病。
我沒有使人哭泣。
我沒有我沒有殺人。



亡者之書 / 第十一頁 約西元前1000年 邊框長51.2 寬40.5cm 大英博物館藏

我沒有下殺人的命令。
 我沒有讓任何人受苦。
 我沒有削減神廟中的廩食。
 我沒有損壞神明的麵包。
 我沒有偷走死者的祭品。
 我沒有和小男孩有性關係。
 我沒有自瀆。
 我沒有減少穀物量器。
 我沒有削減土地。
 我沒有詐騙過半畝土地。
 我沒有增加天秤的重量。
 我沒有減少鉛錘的重量。
 我沒有將奶自嬰兒口中奪走。
 我沒有將牲畜趕離牧地。
 我沒有捕捉神廟所的鳥類。
 我沒有在神廟的沼澤中捕魚。
 我沒有在氾濫期攔水。
 我沒有用壩攔水。
 我沒有任意熄滅火種。
 我沒有忽略了定時獻祭。
 我沒有搶奪屬於神明的牲口。
 我沒有阻止一位神的出巡。
 我是無辜的！無辜的！無辜的！無辜的！無辜的！
 （蒲羅州，〈尼羅河畔的文卷〉，頁二〇—二二。台北：允晨，一九九五）

如果說，人生在世，不要為惡，是社會的一種共識，也構成社會倫理的主幹，埃及人

顯然對這方面有深刻的希望，才會產生死後審判的觀念。問題在於，埃及人用以達成他們希望的方式，是靠咒文的誦讀，死者否認自己曾經犯過任何罪行，以求在審判時過關。這種樂觀得過分的方式，是否點出埃及人倫理觀中某種特殊的心態？心甲蟲的使用，顯示埃及人在某種程度上是有所謂的良心掙扎的，因為人的心有時會良心發現而承認錯誤。但，儘管如此，他仍然一定要去到那永恆的國度，因此，必須用心甲蟲來壓制自己的良心，不要讓它壞事。我們也許不應認為這種表現顯示埃及人



心型護身符 約西元前1400—1200年
高6.4cm 大英博物館藏

聖甲蟲

展品中另有一些所謂的聖

特別虛偽或者功利，畢竟這只是他們整體信仰和倫理價值觀的一環。這就如同我們不能因為歐洲宗教革命之前的天主教會有售大赦券 (indulgence) 的行為，就據以判斷整個基督教信仰，甚至整個歐洲文明是個功利和虛偽的文明。心甲蟲所代表的價值觀和宗教心態到底應該如何解釋？是虛偽迷信的表現？或者亦透露出埃及人面對死亡時的不安與憂慮？這是觀者在見到那些「心甲蟲」展品時可以思索的問題。



聖甲蟲護身符 西元前600年以後
高2.2 寬1.5 厚1cm 大英博物館藏

甲蟲，其實和心甲蟲是同樣的東西，只是用為更廣泛的護身符。這種甲蟲，在現代昆蟲分類中是屬於所謂的「推糞甲蟲」(dung beetle)，在非洲各地均有分布。推糞甲蟲的特性是會用它的後肢將動物(如馬，牛)的糞便滾成一個圓球，將蛋下在糞球中，以便幼蟲在其中孵化時食用糞便中的養份。古埃及人稱這種甲蟲為「赫普勒」(kheper)。但這「赫普勒」(kheper)「」字在埃及文中另有一義，即「創生 (creation)」或者相近的意義，引申為名詞，則為「創造者」。因而在埃及及宗教中，甲蟲這字符代表的



墓室浮雕 約西元前2613—2494年 高114 寬48.3cm 大英博物館藏

是創造者，經常被認為是太陽神的一個稱呼。在許多圖像中，可以見到甲蟲的前方繪有一個紅色的圓太陽，這就是太陽神和創造者「赫普勒」。為何埃及文的甲蟲和創造者會是同音字？如果不認為是純粹巧合，可能就必須由甲蟲推糞的行為來做一些聯想了。由於埃及文字為象形文，在表達一個抽象的概念時，仍然必須用具

體的形像來代表，於是當他們要表示創造的概念時，推糞甲蟲將糞球愈推愈大的行為，似乎可以作為創造這概念的具體表現，兩者之間的關聯，也許就是這樣建立的。但是，究竟是先有創造的概念，再用此概念去為甲蟲命名，或者反之，恐怕就很難有定論了。現代人稱為「聖甲蟲」，是因為它的宗教意涵。但古埃及人所崇拜

的，不是「甲蟲」，而是「創造者」。

墓室浮雕及墓碑

埃及人對死亡和死後世界的重視也表現在他們的墓葬方面。國王的金字塔當然是極端的表現。一般臣民，只要有某種身分地位，有經濟能力，都會設法建造一個可以傳之久遠的墓室。在墓室的壁上，通常繪有壁畫，描述死者的生活情景，如宴會、打獵、耕作、收成、祭祀等等。這些情景到底是生前或死後？有的時候我們很不容易分辨。但如果有一些明確的證據，例如死者葬禮行列，或者死者接受祭品等，就可以確定是在描繪死後的情景。但不論如何解釋，墓室中的繪畫可以被視為是隨葬品的一種，也就是一種具有法力，可以供死者在另一個世界中享用的東西。

此外，在墓室外面，會立一座石碑，上面寫著死者的名字和頭銜，以及一些祝福的言辭。碑上也常會有死者坐在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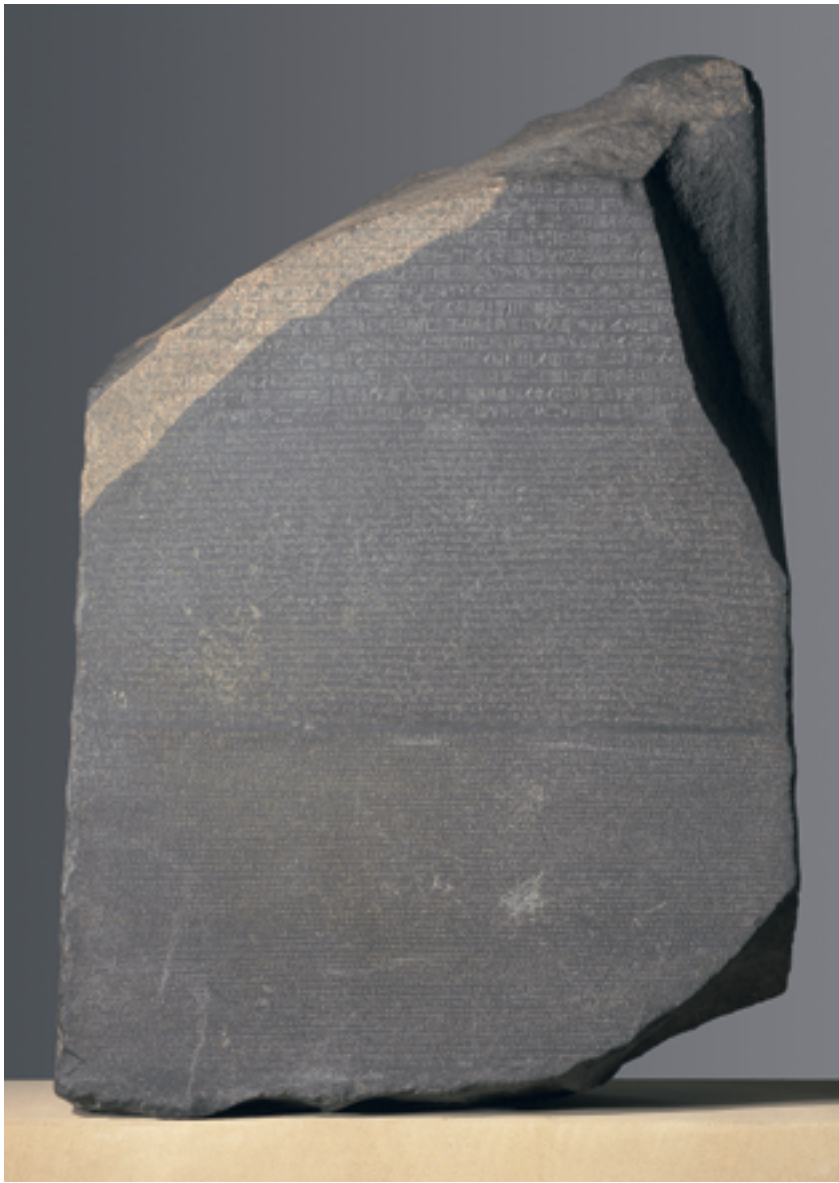


石灰岩浮雕 約西元前1780年 高100.5 寬64cm 大英博物館藏

桌前接受祭品，死者的家人，如妻子兒女們，在舉行祭拜儀式的場面。一般的碑銘也許沒有太多歷史資料，但有些人也會在銘文中陳述他的生平事蹟，這就是相當可貴的歷史資料了。當然，個人的陳述，是否就能代表歷史事實，仍然必須進一步釐清。至少，我們可以得到一手的「說法」，在綜合各種說法之後，對於瞭解歷史真相也許可以更進一步。

羅塞塔石碑

在這次展品中，還有一件重要的物品，就是著名的羅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展出的是個複製品，但無礙於它所傳達的意義。石碑本身是托勒密五世（205-180 B.C.）在西元前一九六年頒佈的詔書，內容是有關埃及神廟內部的人事問題，但對於現代人而言，它的重要性是在於它是用古埃及象形文、草體文以及希臘文三種文字寫下的，也就是說，希臘文和埃及文互為翻譯本。這個石碑因而在解讀古埃及象形文



羅塞塔石碑（複製品） 大英博物館藏

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色。不過，舉世皆知，法國學者商博良（Jean-Francois Champollion, 1790-1832）靠這塊石碑解讀了埃及文，其實他靠的不只是這塊石碑，還有其它的

雙語石碑，以及他所懂得的科普特文（Coptic）。科普特文其實是古埃及方言的一種，在基督教開始在埃及傳播時，傳教士用希臘文來拼寫埃及語，加上七個埃及文的符號，就形成

了所謂的科普特文。這科普特文一直在埃及基督教會中流傳到近代，目前雖沒有人能說，但仍有不少教會學者能閱讀。當商博良發覺古埃及象形文可能是一種拼音文字時，他對科普特文的知識立刻派上用場，因為科普特文正是拼音文字。

羅塞塔石碑的現代命運也相當曲折。西元一七九九年，拿破崙遠征埃及，他希望先占領埃及，再東向進軍，直到印度。這是拿破崙與大英帝國爭奪殖民地的大計畫的一環。當法軍仍在埃及羅塞地區時，軍人築防禦工事，挖出一塊古老的石碑，監工的軍官眼尖，發現石碑上有希臘文和另兩種埃及文，認為具有文物價值，向上呈報，這才被隨法國軍隊去到埃及做研究的學者們視為珍寶。不料拿破崙在埃及遭遇到英軍的攻擊，並且吃了敗仗，只好放棄東征計畫，返回法國。羅塞塔碑也就被英國人運回去，成為大英博物館的收藏品。因而這塊石碑也見證了近代帝國主義發展的一頁。

結語

二十世紀中，埃及學在西方學術界占有一席之地，與亞述學共同成爲早期人類文明研究的重要學門。這固然是由於埃及文明的古老和長久，提供了一個人類文明發展的實例，在對人類歷史和文明的瞭解上是不或缺的重要樣本，也因爲它的現代研究者和更多的大眾在主觀上認同所致。現代人認爲古埃及文明是「光輝燦爛」的，它的一切創造是人類心靈的結晶，是人類文明的共同遺產，因而我們應努力的保護、研究，並提供大眾欣賞，而埃及無數令人驚嘆的文物古跡也爲這說法做了有力的見證。

單從知識領域的拓展而言，必須承認，在整個二十世紀中，中文世界對於古埃及文明的瞭解是極爲有限的，這是一連串歷史因素造成的結果，和我們對中文世界之外各種文明缺乏深入瞭解的興趣和決心是同一回事。但一個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知識的性質和作用問題。對於古埃及文明的知

識，究竟對現代人能有什麼意義？作爲一種歷史知識，對古埃及文明的瞭解，它的用處和所有其它歷史知識一樣，應該都在擴展人的眼界，增加對於人和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性的認識。其次，古埃及文明的古老性和一統性，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一個重要的議題：文化霸權和權勢文化的成立和傳承。當現代人在讚賞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時，到底是基於何種知識和心理上的立場？談論近現代文化和政治霸權的人，很容易檢討十九世紀以來的歐美殖民帝國和文化霸權，但比較少人用類似的角度去檢討古代文明。回顧十九世紀以來埃及學在西方的發展，可以看到，埃及學和其它的「東方學」一樣，是西方帝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的一環。西方各國學者競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純學術興趣，其實也是展現國力的一種方式。埃及古物被西方各國運用各種方式運回去，正是一種文化霸權和霸

權文化的展現。而當他們在讚嘆、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時，其實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尋認同，映見自己。因爲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對於生活在埃及四週，甚至埃及境內的一般古埃及人而言，所謂輝煌燦爛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們的福氣或是禍害？恐怕就很有爭議了。認識到這一點，我們的態度又應該如何？是無條件的接受西方人呈現給我們的「燦爛的古埃及文明」，或者另闢蹊徑？是必須嚴肅面對的問題。我的看法是，我們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做爲一個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們的知識和眼界，一方面則利用埃及的例子來檢討歷史知識所包含的文化立場，當然，這必須包括我們自己的歷史和文化。畢竟，每一時代所觀看的埃及，或者任何文明，和那個時代本身的問題和思想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